

就像大部分從中國大陸來的人，我的家庭背景中沒有一個是基督徒。在來美以前，也幾乎從未接觸過基督教。按照過去流行的說法是“生在新中國，長在紅旗下”。我從小，就接受“無神論”教育，長大後，在大陸的大學中，又接受的是幾乎純唯物主義論的醫學教育。大家都知道，醫學是一門最講究實際“證據”的科學。比如說：你要診斷一種疾病，必須找出這病的證據。如果你是患一種感染性疾病，必須證實有某種細菌、病毒或其他微生物，才能正確地診斷，對症下藥。

我是一九九六年來美的。剛到美國時，我住在一位基督教徒家裏。我一開始聽到他宣傳基督教的時候，我說：“我不可能相信。”我告訴他，基督教中教如何做人的教義是好的，但我是無論如何不能接受“The Magic Part”，即所謂耶穌施神蹟的部分。我認爲沒有人能夠靠手摸去治癒像狼瘡、脊柱彎曲、癲瘋等疾病。任何疾病都不可能靠手一摸就可以去除的。所以我那時看聖經，也只是將它當作“格林童話”一樣來消遣。

記得第一次真正讓我開始有所觸動的，是聽了國家健康研究所“NIH”的一位著名教授的演講，比較“人的科學”與“神的工跡”，以及“進化”與“神造”之後。從此，我開始認真地思考是否有“神——上帝”這個問題。我有時也去教會，去參加禱告。我記得那時的禱告，我常常說：神哪！如果您真的存在，請顯靈在我的面前，就像您顯靈給摩西那樣，只要一道光一句話什麼的，我就信您！結果我一直沒有得到神的回答。

剛開始在半信半疑時，我的禱告一直是“談判”式的，常常是：神哪！如果您讓我怎麼怎麼樣，我就一定信你。現在想起來，我就像一個兩、三歲不懂事的幼童，向父母要求。就是如此，神也會應允我的要求。記得我才到美國的第一年，對我這個在工作、生活上從沒吃過什麼苦的人來說，是極端地艱難。語言不通，生活上不順心、不習慣，工作環境也很陌生，心情也不好。當時，我有時去教會就向神說：主啊！請您幫助我，讓我改變一下環境吧！結果，不到一年，我就獲得了另一份很適合自己的工作環境。

我是在今年三月份的一個佈道會中決志的。真正決志後的一件事，使我對神、耶穌的神奇和恩典有了個切身的認識。那是在今年四月份的時候，一場流感襲擊了我們全家。我女兒第一個病倒，接著是我妻子，然後是我。一般說來，我是很不易生病的，一旦生病就會重病。那天是星期五，晚上是我們的小組團契時間，但也是我症狀最嚴重的一天，頭痛、鼻塞、流涕、呼吸不暢，只好向團契請假了。整整一個晚上，我都在一種昏沉的狀態中爭鬥，就臥在沙發上禱告。到了11點鐘左右，奇蹟出現了，我感覺到一種神奇的力量使得所有症狀突然完全地消失了。我當時就從沙發上跳了起來。意識到這一定是神應允了我和我們小組團契爲我們禱告的結果（因爲我知道那時候是團契小組禱告的時候，第二天我也得到了團契的證實）。因爲我從來沒有從任何一本醫學書籍、任何一位教師、同事中聽過，感冒可以如此的方式迅速恢復，並且沒有經過任何的醫治！神是何等的偉大和智慧，祂用這個有趣的方式在我自己身上去見證了耶穌的神蹟！

神讓我相信，即使我一生的道路會改變，但只要憑藉神的力量，我將一定會堅定正確的方向。神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播有種子，只要我們用心血來培育和澆灌，這些種子就一定會發芽，並開出神所喜悅的花，結出神所祝福的果。

謹以此獻給我們敬愛的天父！

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日
父親節凌晨，洗禮前
於波特蘭，俄勒岡州